



命名乾隆湖

■旁白客（安徽）

任何朝纲，总想提纲过往。乾隆没想到黄河南下夺淮，有个湖请他举证

注下去的地方补上水，高出的部分

添置楼阁，让民声释放高低音。比如康乾盛世，乾隆遇到烦心事滩溪的溪，失掉出口。乾隆大笔一挥

“惠我黎民”如桨荡开。可他，不可能洞悉二百年后的一片地拍指算出采煤沉陷，甚至借其扬名的乾隆湖从此隆起美丽

能记住水的人，想必懂鱼。这种命名，截取一段前世今生的浪，供游船踏歌

节点

■冯岩（辽宁）

走过的路口，都有眼神和身影留下空旷。流动的空气和步伐都成为晃动的坐标树木隐藏身份，在岔路口站成节点

熟悉和陌生延伸背影人生的曲线刻上惊叹号为雨天行走的人撑起伞阳光直射时有了来路落日余光中洒满归途

串起灯火的炊烟中闪亮点点星光每一次闪动都是黑暗中的节点左或右，前行的脚步踩亮仅有空暇的孤独

春水流

■姜利晓（河北）

春水流动那是一首季节醉美的歌儿融化厚实的冰层春水里，跟随着一起荡漾着的还有那一颗颗的春心

春水流，春水流流动的节奏，不紧不慢流淌的声音，不高不低流动的春水啊，是大地上怎样温情的一滴泪

幸福

■耿耕（安徽）

幸福一直是一种动力常常可以打动自己我相信这一点

如何才能获得幸福遥远的山脉近开的花朵在心底慢慢地凝固成为一泓流水滋润或者温柔着干枯

也许，什么也不用说只是保持着一种沉默使眼光成为一种安恬那时，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也说年味儿

■唐万清（湖南）

浸匀了，再挂起风干水分，再入熏灶熏制。在一般情况下，熏个七八个小时就足够了。这全靠火候的把握，阴火明火的搭配。以前，粮食少，没有饲料，猪喂得少，用作熏制的肉不多，一般农家只需挂在柴灶口上方用日常生火的烟火熏制就行了。

最近十几年间，经济愈来愈好，杀整头猪自家吃得愈来愈多。就兴起了用特制熏灶熏制的时尚。由于愈来愈重视熏料的配置，火候的把握，熏法的研制。许多人家熏制的色香味俱佳。金黄透亮，或者金红相间，肉香扑鼻。只要一到冬至，川东农家便会升起一处处

袅袅的青烟，间杂着翠柏枝的清香。弥漫了山野乡村，于是便晓得，这就是年味儿来了。川东老家的年味儿，还是老父亲用红薯糖熬制米花糖熬出来的。在我的记忆中，父母每年都要炒花生，炒胡豆，炒玉米泡泡，更要炒几箩筐阴米泡泡。要用大锅红薯熬出来的糖混拌阴米泡泡与花生米混合的米花糖。糖丝牵得细而不断，粘而不稠时，火候最好，搅拌后，不过干不过清，夹切的阴米糖，又脆又香更成型，不易回潮。父亲的手艺是很出名的。只要他把案板一铺，把一锅米花糖往案板上一倒，再熟练地将两块极方正极光滑

的长方形木块操于掌中，左右夹，前后夹，上压，然后，用刀呼呼地飞快切条夹紧又切条，再切块夹紧，像变戏法翻着各种花样的时候。围在周围的我们闻着米花糖的甜香，便知道年味儿愈来愈浓了。

我们还知道，老家的年味儿更是用陈年的石磨磨出来的。我父亲排行老大，有四弟兄，每年腊月二十六便开始轮流吃团年饭，同时也轮流推过年粑。听着旧报厅的石磨欢快地转着，雪白的玉米稻米浆像膏油一样流到盆里、桶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雪花一样的米膏，浓缩了农人一年的喜悦。只要一听石磨又响起来，便知年味儿又转回咱们家了。作为小孩子的我们，免不了又是兴奋和激动。盼了好久的年味儿终于又回来了。

当然，川东老家的年味儿，还是母亲用针线缝补出来的，用染色染料染制新衣服时染出来的，还是兄弟姐妹用红灯笼挂出来的、红对联贴出来的、红鞭炮炸出来的，更是用压岁钱压出来的，与小伙伴们上老街看电影挤出来的。更是母亲用老家老屋老灶老锅油炸豆腐、酥肉时炸出来的，用土罐炖海带鸡肉时炖出来的……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快过年了，屈指算来，是我过五十七个新年了。看着丰衣足食的人们熙熙攘攘挤在城市里喧嚣里、繁荣里。推着购物车在超市上尽情采购着各类现存的包装十分精美的食品和礼物。在感受物质财富极其繁荣之余，也感受着不同于小时候的年味儿。这种年味儿似乎更在乎结果，似乎什么味道都是买出来的：油炸豆腐、酥肉，过买；烧白，过买；米花糖，过买；当然，衣服也是过买；礼品，也是过买；小孩玩具，更是买买买。凡是能用钱买到的，包括年味儿，通通买过，商店超市不够，就在网上买。往往缺少一种对过程的渴盼和亲历。似乎年味儿更热闹了，象征年味儿的货品越来越富足了，但年味儿却又似乎越来越稀薄了，不如儿时的浓郁，不如儿时令人稀奇和神往。

何时，能如儿时般看一场或亲自参与一场玩狮子龙灯，舞出对生活的绚丽多彩，或者上街买一串炮仗，往牛粪上一插，轰一声响，炸出心中的欢喜，或者买一根罗汉甘蔗边走边咬着嚼巴着甜味，直将年味儿甜进心里，永远不能忘却……

本期副刊责任编辑：
郭园 叶桂秀 金松 王晓军
莫喜生 王建成 冯开俊



水天一色夕阳好 摄影 | 方华（安徽）

查岗

■北望（福建）

在丰禾烟草站上完一周班的白芸回到城里，已经是傍晚。她刚想打电话给丈夫大成，邀他明天去梅花山虎园旅游，没想到他先打过来了：“我们镇里要赶项目，这周大家取消双休。所以，我今天就不回来了。”

白芸恼火地挂了电话。在金溪镇政府上班的大成，周末经常不是值班就是加班。有次气得白芸干脆说：“别回来了，在镇里安家落户好了。”

第二天上午，白芸牵挂大成，给他打电话。一连打了三次，都没打通。大成自从当上了乡村振兴办主任后，每天电话特别多。白芸给他打电话，十有八九是占线，不过很快会回复。这次过了半个小时，依然不见回电话。白芸想到了丈夫最“铁”的同事斌华。斌华很快接了白芸的电话。

“嫂子，想大成哥了吧？嘻嘻。他这个乡村振兴办主任当得，每天身边美女如云，你可要管好哦。没接电话？我也下村了，不是很清楚。是不是被美女带走了？嘻嘻。”

白芸越听越恼火，气急败坏地挂了电话。这个斌华，说话总爱油腔滑调，三句话不离一个“荤”字。不过，斌华的话还是让白芸感到酸溜溜的。大成办公室那个入职不到一年的同事李芳，经

常周末打电话给大成谈工作，一周一个大成哥大成哥地叫。小女孩甜美的声音，让白芸在一旁听了紧张得如临大敌，却又不好说什么。

此刻他们一定在一起。白芸仿佛看到大成和李芳有说有笑。想到这里，白芸坐不住了，她决定到大成上班的镇里去看看。

一个小时的行程，白芸到了金溪镇政府大院。整个大院静悄悄的。问党政办主任，说大成和李芳下村了。白芸心里好像猫抓一样难受。她打开手机，刚想给李芳打电话，突然改变了想法，开启了微信视频。

李芳接通了视频，脸上带着甜甜地笑。她后面是一栋民房，有村民正从家里出来。

“嫂子，我和大成哥到村里后，就分成了两路。我负责入户做群众工作，他负责村中心的项目。电话没接？他可能在忙呢。嫂子，晚上别回去，我请你和大成哥小坐下。”

确认大成没有和李芳在一起，白芸的心一下子舒畅了许多。她没心思再视频下去，匆匆地挂了微信，赶往大成挂钩的崇丰村。

镇里到村里还有五公里，都是崎岖的山路。白芸是新手，只能小心翼翼地驾驶。遇到会车，还得停下来，让

对方先通过。抵达村里时，已经12点多了。

白芸刚下车，就遇到从村部走出来的村妇联主席。她惊讶地说：“这不是大成主任的爱人吗？你怎么来了？”听说是来看大成的，她带着白芸，来到村部后面。

这里视野空旷。五十米外一台挖掘机正在那里平整场地，“呜呜呜呜”的轰鸣声震天响。在挖掘机不远处，两个戴着红色安全帽的男人一边看着挖掘机，一边交谈着。白芸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穿着蓝色T恤的人，正是大成。在他旁边的是村里的支部书记。

妇联主席感慨地说：“这里准备建设乡村戏台，是我们村的旅游项目之一。为了这个项目，大成主任可没少花心思，每天进村入户做群众工作。现在终于开始平整场地了。今天他和书记一早就赶来督促施工，都还没吃午饭呢……”

远处的大成忽然掏出手机打电话。白芸的手机很快响了起来，传来大成提高嗓门的声音：“喂，白芸，我这里有挖机在作业，很吵啊。忙得一上午都没空看手机……”。几乎在同时，他们都看到了对方……